



吉州窑之永和窑与临江窑初步比较

王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通过对永和窑和临江窑在时代、窑炉遗迹、生产瓷种等方面比较研究,指出两窑是吉州窑同中有异、时代短长不同的两个类型。两窑共性很强,但永和窑主要与北方诸窑的关系密切,临江窑主要与南方诸窑关系密切。
关键词:吉州;永和窑;临江窑;青白瓷;青花瓷;青灰釉;仿龙泉

Abstract By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study of Yonghe kiln and Linjiang kiln in age, kiln sites, the porcelain types and etc.,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two kilns represent two types of Jizhou kiln. One type is same but different and the other is different in times. The two kilns are strong in common. Yonghe kiln relates closely with the kilns in the north but Linjiang kiln in the south.

Key words: Jizhou, Yonghe kiln, Linjiang kiln, Bluish white porcelain, Blue-and-white wares, Greenish blue grey glaze, The imitation of Longquan

土与火
的艺术

吉州窑位于今江西省吉安市,古称庐陵、吉州,隋代到元代均称吉州,元代1295年改为吉安路。吉州窑最早发掘于吉州永和镇,所以有吉州窑之称,同时又可称作永和窑。1937年英国人进行过窑址调查,50年代未曾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吉州窑的概况。从目前发掘和调查情况看,吉州窑是一个窑场系列,窑址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目前发现的窑场主要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吴家窑等(图一)。其中,永和窑2001年公布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吉州永和窑址位于赣江边吉安县的永和镇,历史悠久,水陆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方圆几十公里内都蕴藏着丰富的黏性白泥和柴草,具备瓷业生产的天然条件。瓷业兴旺也促进了永和镇的繁荣与发展。宋代元丰年间,永和镇已形成六街三市,成为“舟东一大都会”,“江南三镇”之一。

永和窑窑址集中在永和镇西侧,在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5公里的范围内,窑址总面积80500平方米,现存窑



图一 吉州窑窑址分布示意图
(引自吉安市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吉州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

址24处(图二),1980年10月至1981年12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在永和窑本觉寺岭窑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2191平方米,揭露窑床和作坊各一处,出土各类器物 and 窑具,对其余23处窑址堆积进行了调查和探沟试掘。

吉州临江窑窑址位于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石坑村簸箕岭上,距永和窑约20公里(图一)。1990年9月至1992年1月,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安市博物馆两次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2468平方米,出土各类瓷器16719件,揭露马蹄窑3座,作坊遗址1处,其中包括釉料淘洗池和陈腐池8个,“品”字形淘坊4组13个,灰坑16个,天井式晾坯台基4

个,供水沟9条,外围挡水墙基3道。遗址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几乎再现了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和清唐英《陶冶图说》记载的制瓷工序全过程。出土的仿龙泉青瓷解决了江西元、明古墓出土的仿龙泉瓷的窑口问题,出土的大量青花瓷,澄清了学术界一直探讨的吉州窑是否烧造青花瓷的问题。

据永和窑和临江窑简报资料初步比较如下:

一、时代与地域

吉州永和窑始烧于唐末五代,元代终烧。吉州临江窑开始于五代北宋,终于明代晚期,始烧略晚于永和窑,下限长于永和窑。两窑同在江西省吉安市,永和窑位于永和镇,临江窑位于永和窑之北约20公里的天玉镇。

二、窑炉、作坊与窑具

永和窑发掘一条南方类型的宋代龙窑。临江窑发现两座北方类型的马蹄形馒头窑,窑址建于宋代,沿用至明代。因两窑址目前均为局部发掘,永和窑是否有馒头形窑,临江窑是否有龙窑,情况不明。毗邻且时代基本相同的两座窑为什么窑炉类型不同,简报未予解释,据现有资料很难回答。

发现的永和窑窑炉与作坊不在一地,两者无对应关系。窑炉属宋代,作坊时代在五代宋初至元代,仅上限基本对应。作坊遗迹仅有散水槽、淘洗池、练泥池、贮泥池、制坯作坊等。

临江窑窑炉与作坊在一处,时代均在宋至明代。与制瓷工序相关的作坊遗迹较为完整,可再现制瓷工序全过程,是迄今所见作坊遗迹中保存较好,较完整者之一,可代表吉州窑作坊模式。永和窑发现的窑具较多,有筒形覆烧匣等,临江窑发现较少。

三、永和窑与临江窑瓷器种类同异变化

1. 两宋时期

(1) 以乳白釉和黑釉瓷为主

乳白釉瓷,永和窑北宋时期在五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南宋仍然烧造,临江窑北宋烧造乳白釉瓷,两宋逐渐停烧。黑釉,北宋创烧,两窑北宋、南宋均烧造。

(2) 白地彩绘瓷,南宋创烧,两窑均烧造。

(3) 青白釉瓷

临江窑北宋始烧,南宋仍然烧造。永和窑未见有生产。

2. 元代

(1) 乳白釉,永和窑仍烧造,临江窑停烧。

(2) 黑釉,永和窑仍为主要产品,临江窑衰退,较少。

(3) 白地彩绘瓷,永和窑仍烧,临江窑未见。

(4) 青白釉瓷,临江窑仍烧,永和窑未见。

(5) 酱釉、仿龙泉青瓷、青灰釉(土龙泉),临江窑新烧,永和窑未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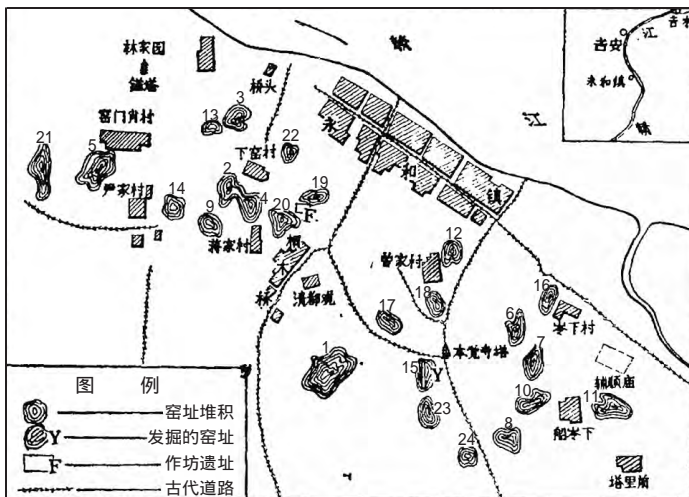
3. 明代

永和窑未见生产。临江窑仍烧造仿龙泉青瓷、青灰釉瓷,新烧造青花瓷和白釉瓷。

除上所述,永和窑南宋和元代还生产少量绿釉和黄绿釉瓷,临江窑北宋黑釉瓷发现个别的瓷狗,青白釉瓷发现有人像,南宋时发现少量绿釉瓷。

4. 各自特色

吉州窑永和窑的刻花、印花装饰与定窑、耀州窑有密切的联系,覆烧工艺则学习于定窑。吉州窑继承和发展了磁州窑彩绘瓷的烧造技法,同时为景德镇釉下彩青花瓷的产生开创了道路。印花装饰和覆烧技法也给景德镇以影响。黑釉盏



图二 吉州永和窑24个窑址分布示意图

(引自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5期)

1. 窑岭
2. 茅庵岭
3. 牛牯岭
4. 后背岭
5. 窑门岭
6. 官家塘岭
7. 屋后岭
8. 猪婆石岭
9. 蒋家岭
10. 七眼塘岭
11. 松树岭
12. 曹门岭
13. 乱葬戈岭
14. 尹家山岭
15. 本觉寺岭
16. 上蒋岭
17. 讲经台岭
18. 曾家岭
19. 斜家岭
20. 枫树岭
21. 柘树岭
22. 肖家岭
22. 天足岭
24. 下瓦窑

与建窑黑釉盏的某些造型有相似之处。吉州永和尹家山窑出土的玩具和阳文楷书“舒家记”绿釉瓷枕片,与《景德镇陶录》所载:“宋时吉州永和……唯舒姓烧者颇佳,舒瓮工为玩具。瓮之女名舒娇,尤善陶,其炉瓮诸色几与哥窑等价。花瓶大者值数金”相印证,尹家山窑就是文献中的“舒瓮窑”。1981年肖家岭出土有绿釉瓷枕片,上有“元祖郭家大枕记号”的铭文。“元祖”似乎是指宋吉州窑“五窑”之一的郭家,该制瓷工是其后裔。

吉州临江窑出土的“吉”、“记”字款的乳白釉瓷、黑釉瓷,以及绿釉瓷、白地彩绘瓷等,与吉州永和窑同类器物完全一致,表明临江窑是吉州窑系列窑址之一。临江窑发现的马蹄形窑炉,以及青白釉瓷、仿龙泉瓷和青花瓷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于吉州窑的认识。临江窑明代产品已经和早期吉州窑黑釉及彩绘瓷风格截然不同了,因为当时其主要生产白釉龙泉瓷和青花瓷,这些产品已经不是吉州窑最具特色的产品了。而这种新风格的形成是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可能与元、明时期陶瓷生产的大环境有关。临江窑在吉州窑系中,是迄今仅见的仿烧青花瓷的窑场,出土的青花可与景德镇民窑青花相媲美。临江窑仿龙泉瓷的发现将此类瓷器的烧造年代提前到元代,印证了文献“碎器仿于元”和《陶录》中“吉州分窑”的记载。同时,解决了江西元明古墓出土仿龙泉瓷的窑口问题。

永和窑是吉州窑两宋至元代主要瓷种乳白釉、黑釉、白地彩绘瓷持续生产、产量较高的代表。两宋时期乳白釉和黑釉瓷生产大体并行,南宋时期两窑白釉彩绘瓷亦大体并行。两窑在两宋至元代,只有黑釉瓷是相同的瓷种。两窑瓷种在北宋已开始分化,临江窑北宋始生产青白釉瓷,南宋至元代则成为临江窑主要瓷种之一。两窑瓷种的重要变化在元代,永和窑仍生产老品种,临江窑则以青白釉及新烧仿龙泉瓷和青灰釉瓷为主。明代临江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仿龙泉、青灰釉外,新烧造青花瓷和白釉瓷。

四、两窑瓷种变化与其他窑口的关系

1. 吉州窑与其他窑口的关系,论者一般都提到曾受到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等窑的影响。就吉州窑两宋至元代生产的乳白釉、黑釉、白地彩绘瓷而言,乳白釉瓷早期受定窑影响,黑釉与装饰受磁州窑和建窑影响,白地彩绘受磁州窑影响,总的来看,黑釉瓷和白地彩绘瓷受磁州窑影响较大。前已指出,永和窑在两宋至元代是吉州窑生产乳白釉、黑釉和白地彩绘瓷的代表,所以上述影响主要指对永和窑的影响。

2. 临江窑上限略晚于永和窑,北宋时以生产乳白釉、黑釉为主,两类器形和纹饰均少于永和(未见永和窑木叶纹,纹饰种类也少于永和窑)。南宋时乳白釉发现很少(简报仅记60余件、片)并逐渐停烧,黑釉瓷发现数量大体与北宋相近(简报)。元代乳白釉停烧,未见白地彩绘瓷,黑釉瓷发现较少,衰退(在元代发现的瓷种中仅占第四位)。据上所述,临江窑生产乳白釉、黑釉和白地彩绘瓷应是直接受永和窑影响,似与定窑和磁州窑无关。

3. 临江窑新瓷种主要取向于湖田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临江窑北宋时已开始生产少量青白瓷釉,南宋、元代发现数量大体与北宋相同。元代青灰釉瓷(土龙泉)发现数量占第一位,仿龙泉青瓷次之,青白瓷釉再次之。明代发现的瓷种以青花瓷为大宗,仿龙泉青瓷次之,再次为青灰釉瓷,白釉也占有相当数量。

景德镇宋元时期制瓷中心在湖田窑,湖田窑北宋创烧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名贵品种——青白瓷釉,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临江窑从北宋始烧,南宋和元代发展的青白瓷应受湖田窑影响。

湖田窑元代晚期开始生产青花瓷器,明代青花成为主要产品。景德镇元代主要生产青花瓷,明御窑厂亦以青花为主,是时青花已经开始成为瓷器的主流产品。此外,景德镇明初还生产白瓷。临江窑大量生产青花瓷是受到湖田窑和景德镇窑的影响,而归入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白釉瓷很可能在以前乳白釉的基础上又受到景德镇影响所致。

青花瓷的发现,澄清了吉州窑是否烧造过青花的问题。临江窑“大明年造”款,景德镇明初也有发现,两窑或有一定关系。临江简报所述明代青花主要与景德镇湖田民窑青花相近,景德镇入明后御窑场主要生产御用瓷,与临江窑不同。湖田窑嘉靖后青花瓷很少见,景德镇晚明青花也较少。临江发现“宣德年造”、“隆庆年造”、“大明年造”民窑特征年款。临江晚明青花瓷的发现,或可补明末景德镇之不足。

临江窑元代大量生产青灰釉(土龙泉)和仿龙泉青瓷,其源头无疑是龙泉窑。元代青灰釉瓷(土龙泉)发现量几乎是仿龙泉瓷的4倍,到明代仿龙泉瓷则多于青灰釉瓷(土龙泉),说明临江窑仿龙泉瓷可能从青灰釉瓷(土龙泉)起步而走上仿龙泉瓷之路,到明代临江窑的制瓷水平整体提升。临江窑简报认为,大批仿龙泉瓷的出土,不仅将其仿龙泉产品的生产时代提至元代,而且解决了长期以来江西元明古墓出土仿龙泉瓷器的窑口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临江窑从北宋开始生产的瓷种就与永和窑同中有异,出现青白瓷釉。南宋时,青白瓷釉迅速发展,乳白釉逐渐停烧,白地彩绘瓷未见,元代则似生产青灰釉、仿龙泉瓷、青白釉为主,黑釉衰退,瓷种主要取向于湖田窑和景德镇窑,开始归入南方瓷种的主流。明代则主要归景德镇系统,同

时生产仿龙泉瓷。宋元时期龙泉窑青瓷与湖田窑青白瓷是南方两大龙头产品,临江窑从北宋开始,其生产主要瓷种就开始向湖田—龙泉系统转化,与永和窑有明显的区别,取向另辟蹊径。

4. 吉州窑应包括永和窑和临江窑两个类型

过去一般以永和窑代表吉州窑,下限定在元代。自临江窑发掘后,可知永和窑与临江窑同属吉州窑范畴,两窑是吉州窑中同中有异、时代短长不同的两个类型。临江窑简报认为,临江窑似《陶录》所记的“吉州分窑”,此说或有道理。

永和窑与临江窑是吉州窑宋元时期并存的两个类型,两窑共性很强,但永和窑主要与北方诸窑的关系密切,临江窑主要与南方诸窑关系密切。两处窑址,宋至元代,以永和窑为代表,元明时期,以临江窑为代表,而元代是两窑瓷种分化的重要时期,自此以后临江窑逐渐取代永和窑的地位,明代就只有临江窑了。

注释:

① 何国维:《吉州窑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② 蒋玄怡:《吉州窑》,文物出版社,1958年。

③ 吉州彭家窑位于吉安市青原区彭家村对门岭上,与永和窑隔河相望,直线距离20公里。2003年9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安市博物馆联合对其试掘,发掘面积581平方米,揭露斜坡式龙窑一座,长33.5米(尚未发掘完整),南北窑壁最宽2.20米,最窄1.90米,窑底烧结达15厘米。窑床内发现有序排列的烧柱11个,出土窑具60件,碗、罐、钵、灯、砚等器物559件。彭家窑的始烧年代为唐末,终烧年代为五代,从地理位置和出土器物的烧造年代、烧造工艺判断,彭家窑为永和窑的源头。吉安市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吉州窑》,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④ 吉州吴家窑位于崇仁新干县吴家村,距新干县城42公里,距离永和窑约70公里。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未发掘。窑址堆积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青白瓷、黑瓷和少量仿龙泉瓷、土窑烧制的青花瓷。黑釉瓷釉色纯正,器沿及器身釉薄处呈棕红色,有少量兔毫、洒釉器。胎土淘洗精细,少见杂质。青白瓷胎质灰白,纯正坚密。黑瓷胎不如青白瓷。器外不及底,器内底有1~3厘米涩圈。器型有四系罐、执壶、瓶、炉、杯、碗、盏、碟等生活用瓷,未见大件器物。吉安市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吉州窑》,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

⑤ a.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5期。b.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管理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报告》,《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3期。

⑥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3期。

⑦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安地区文物研究所、吉安市博物馆:《江西吉安市临江窑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⑧ a.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管理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报告》,《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3期,第18页。b.余家栋:《试论吉州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一辑),《景德镇陶瓷》1983年。